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背景下的劳动过程异化研究

蒲云婵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8日

摘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工智能技术也在快速发展并逐步得到广泛应用, 其与生产生活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人工智能在提升效率与便捷性的同时, 也因其技术特性及劳动者主体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代劳动过程中劳动技能、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关系、劳动过程监控与量化和劳动意义的异化。如若不及时探析其根源与主要表征, 此类异化现象或将制约我国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因此,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背景下, 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与劳动的真正关系, 通过分析劳动过程异化的表现与原因, 系统研究劳动过程的异化问题, 并从劳动工具、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多个维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对推动我国劳动实践与科技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人工智能技术, 劳动过程异化, 劳动价值观

Research on the Alienation of the Labor Proces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Yunchan Pu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ugust 7, 2026; accepted: August 2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8, 2026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s rapidly developing and gradually being widely applied, and its deep integration with various fields of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While enhancing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ce, AI, due to its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labor subjects,

文章引用: 蒲云婵.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背景下的劳动过程异化研究[J]. 哲学进展, 2026, 15(9): 166-171.

DOI: 10.12677/acpp.2026.159434

has to some extent triggered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skil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subjects and objects, the monitoring and quantification of the labor process, and the meaning of labor in the contemporary labor process. If the roots and main manifestations of such alienation are not explored in a timely manner, this phenomenon may hinder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AI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t is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to deeply grasp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technology and labor,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alienation of the labor process by analyzing its manifestations and causes,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labor tools, labor subjects, and labor objects, so as to promote labor practice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China.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Labor Process Alienation, Labor Valu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一程，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时期研究劳动过程异化的本质和原因，为我国的劳动发展和激发生产活力都具有一定的意义。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这一观点，其中异化劳动包括四个层次，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即过程相异化则是其中一个层次，“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1]。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揭示了在当时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况下，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他人相异化的现象。如今，人工智能背景技术广泛应用下，科技革命与劳动形态都有了新的变化，为有效防止劳动成为异己的、压迫性的力量，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我国在核心理念上始终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在政策中重视创新驱动发展的作用，证明我国将落脚点仍要落在劳动者身上，要在实践中始终追求造福劳动者，让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自由。而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为支撑，可以更为深层次地挖掘当代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下劳动过程异化的本质。

2.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背景下劳动过程异化的表现

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劳动过程的异化是必然的，这种劳动过程异化表现渗透广泛。劳动过程异化不仅延续了传统工业时代的某些劳动特征，更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等中介下发生了质变与新的扩展，呈现出复杂而又深刻的新形态。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所包含的四个经典维度有一定的分析进路，即历史性、资本逻辑和辩证性。这一理论范式在新时代也延伸彰显了穿透技术社会形态的理论张力。“当代技术异化的本体论困境是资本逻辑在数字化生产与认知重构场域中的递归性展演，异化的作用域会从物理空间延伸至赛博空间，其作用机制更深入人类认知架构与存在论的根基”[2]。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时期，资本逻辑通过 AI 这一新的技术形式重塑了异化的运作机制，劳动过程异化以算法异化的形式体现，从原来传统工厂对劳动者身体的规训和时间的控制，到如今通过智能技术突破传统劳动异化范畴，将异化逻辑延展到认知层面，深化为整个劳动过程中对所有认知的规训和支配，在

支配方式、支配主体、支配范围和支配效果四个维度都有了新的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劳动技能异化

劳动技能异化是劳动过程异化的重要表现，劳动技能异化的核心矛盾就在于数字技术本来应该是扩展人类劳动能力的某种特殊工具，但在如今追求资本增殖逻辑和效率至上的驱动下，它却多方面地用于监督、规训劳动者，使其劳动技能服务于劳动过程被系统性地可预测、可控制与可优化，而不是用于劳动者进行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价值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与生活中应用，它用其中的逻辑运算与自身的智能数据使得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劳作不再系统化，被智能划分为了满足生产劳作需要的碎片技能，让劳动者可能在不自觉中丧失了掌握全面系统劳动技能的机会。劳动者在异化劳动过程中，缺乏劳动技能自由性，受到科学技术迭代速度和劳动规则变化所强制性影响，并在这种劳动异化下裹挟。

2.2. 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关系异化

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到生产的时代背景下，劳动主体也就是劳动者与劳动客体即劳动对象、工具及劳动产品等的关系异化呈现出更为复杂和深刻的样态。这种异化形态不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两者非黑即白的对立或分离，更在智能技术中介下演变成为一种系统性、抽象化、多方面的控制与扭曲。在当今人工智能技术更多地介入到生产生活中，劳动客体依靠科技的先天优势反过来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劳动主体的地位，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劳动主体被物化，主导性下降。“这种智能功能并非智能劳工们‘活的关联’，而畸变成智能机器系统的客观算法链，变成了操控一切的‘统一体’”[3]。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本应该是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确认，但现在劳动产品从“本质力量对象化”异化成为了“异己的支配力量”，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彻底分离开来。真正劳作的劳动者无法从最终产品的成功中获得相应的价值确认与回报。这就形成了产品反过来支配劳动者的现象。

2.3. 劳动过程监控与量化异化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下的劳动过程异化，是传统异化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深刻演进，其核心在于人工智能技术以智能和效率的名义，促进了我们的生活与生产提升的同时，也使劳动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更深地卷入一种系统性且具有一定隐蔽性的支配结构之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性升级，劳动过程更像是在人工智能环境下的规定性流水线劳动。劳动过程的监控在人工智能技术介入下带着科技审判劳动者的意味。从监控的形式来看，呈现出极致化特征，从传统的仅指行为监督再到现在所谓的全息透明，人工智能将监控的广度、深度和精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劳动者成为透明人。从劳动过程中劳动成果的表现来看，呈现出量化的极致推崇性，从绩效衡量到数字建构，一切劳动要素和劳动构成都被转化为可以计算、可以比较的数据块儿。劳动价值也成为单一数据形式，复杂、多维、具有深刻含义的劳动价值被压缩为定义劳动成果的绩效指标。劳动者的价值被简化为仪表盘上的数字，其不可量化的贡献被系统性忽视，是对劳动过程和劳动者的实际付出的模糊与异化。

2.4. 劳动意义异化

劳动异化在另一种站位角度下也可以解释为人的类本质异化，在人工智能技术占主导性生产作用下，智能劳动工作者在智能劳动中的“最后的自我满足消失了”[4]。人的创造性劳动逐渐边缘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设计、文本生成等多个领域的应用，使部分原本属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被技术模拟和代替，劳动者的关系位置反而调转，面临着为机器提供训练数据而非主导性积极创造过程的荒谬困境。以往的劳动意义是满足人的自我发展与社会综合进步，从人文哲学上讲是具有一定高度与深度的，而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下，劳动意义往往仅从物理层面作解释，是为了资本的逐利与科技的单向进步，让劳动

意义失真。这一现象呼应了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批判：“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5]。在当今 AI 盛行的时代则演变成为人成为数据流与算法的附属品。

3.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背景下劳动过程异化的原因剖析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背景下劳动过程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本是具有强大赋能潜力的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被系统地用于助力资本而非劳动者。

3.1. 技术根源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背景下劳动过程异化追其根源依旧要落到技术本身上，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技术特性为多方面的技术控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内在属性，使其天然适合成为劳动控制与量化的硬性工具。人工智能技术的运作程序基础是对海量数据的处理、模拟后学习和预测，这也就必然会要求将劳动过程的多个要素包括投入、结果、时间、甚至情感都一一转化为可以被采集、分析和优化的标准化数据。劳动过程因此被数据化，为量化管理提供了技术前提。同时复杂的深度学习模型具有不透明性，其中的算法运行与底层逻辑代码都是技术人员早已设计好的，后续使用科技机器的劳动者一般难以探究劳动工具的使用原理，并且其中的决策逻辑也难以被普通劳动者理解。这也就恰巧赋予了算法一种虚假的客观、中立、科学的权威假象，使得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监控与管理变得难以质疑和挑战，自动化的决策系统得以取代传统的人工管理，成为技术理性的化身，这些种种迹象都呈现出技术本身对劳动异化的深度影响。

3.2. 经济根源

在传统的劳动过程中分析劳动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时提到了资本，同样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下，资本的增殖逻辑对效率与控制的永恒追逐依旧深刻影响着劳动过程中的各元素。科学技术可能性被何种力量驱动和利用，很大部分取决于背后的经济逻辑。在绝对剩余价值理论下，传统的时间控制在理论知识劳动和弹性物理工作中难以实施。人工智能技术监控通过侵入生活时间、碎片化任务、确保“永远在线”，实现了对劳动者时间更彻底、更隐蔽地占有。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探寻下，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海量数据信息收集、精准匹配、预测需求，将劳动生产率提升到极致，对劳动过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智能化升级。它通过持续的数据优化，实时压缩每一个劳动环节的必要时间，并为其中的资本增殖设定不断攀升的绩效要求，实现对劳动强度的极致压榨，以监控与量化的形式将劳动者的技能、经验、情感等多种要素都转化为可测量、可比较、可交易的数据化商品，彻底完成劳动力的商品化，并且其抽象性被推到顶峰，而人的丰富性却被彻底简化为经济模型中的可估算的变量，在这种经济根源下，劳动过程不断异化，如若不加管控，则会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3.3. 制度根源

在不对等的制度体系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被技术固化和放大，技术应用介入到原本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在这个原有基础上又不断强化这种制度。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平台、数据等新型数字型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在资本与技术的少部分集合者手中，而真正实际操作的劳动者不完全拥有、也无法真正理解这些支配自己劳动的核心工具，导致其对劳动过程的主导权被彻底剥夺，只能丧失主动权被动地接入人工智能系统中去并服从其规则。在前文所提到的资本逻辑的控制意志其实是通过智能技术管理这一技术中介得以实现的。原属于劳动者作为管理者做出的管理决策也被包装成由数据驱动的程序要求，掩盖了其背后的剥削实质和权力关系，使得支配在表面上获得了合法性和隐蔽性。随着工具理性的极致膨胀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系统是有着追求效率最大化的计算思维的劳动工具，当这种科学技术模式成为劳

动过程的绝对主宰时，劳动的一切价值包括劳动者作为人的自身的尊严、创造性、主体性只要无法被人工智能技术量化，就会被系统性地边缘化或无视，有意义价值的劳动沦为纯粹的完成性技术操作过程。

4.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背景下劳动过程异化的对策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背景下探寻应对劳动异化的对策对于劳动过程的高效发展与作为劳动者的人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需要重新思考在智能数字时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人工智能技术的合理利用以及如何让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资本的盲目增殖。

4.1. 平衡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

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下，科学技术自身的创新固然重要，但在发展的途中，我们也不能完全摒弃作为劳动者的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与生产中，其中的操作便捷性和高效性会让作为劳动者的人对其越加有依赖性，所以在追求经济发展，积极创新，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关注到作为人的人文发展，如果仅仅考虑到了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行更新换代，追求科技的纯粹性进步，而摒弃了人类的精神发展，让人们的精神变得愈加的贫瘠，这会导致最终世界变成一个绝对理性的世界没有了人的主体创新性，最终也会影响的人工智能技术自发展停滞不前。在新时代发展前提下，要以技术向善为导向，重塑技术逻辑，打破算法黑箱规则，让人工智能技术逻辑算法变得更加透明、可解释和可掌握，积极协调劳动者与人工智能技术重要劳动介体之间的关系，积极推动劳动者从被动服从转为与其协同发展，避免出现劳动者成为科学技术算法的附属品现象的发生。

4.2. 保障强化劳动者权益

劳动者作为劳动过程中重要的主体性元素，想要有效应对劳动过程的异化，就要保证劳动者自身权益与发展的合理性。通过完善速度时代劳动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算法管理的边界与范围，使得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有效的规定制度范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高效发展；相关企业在涉及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相合作的劳动实践过程时，可以建立人机协作的合理性分工、培训转型以及收入分配机制。针对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相关企业与社会层面可以确立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透明性公平性与可问责性原则，有效技术加强劳动的分散性与价值剥离性。利用技术潜力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推动劳动过程向更富创造性的形态演进，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社会条件。让劳动者的劳动不是为了劳动而强制性地被迫参与到劳动过程中，积极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物质上可以从劳动者的经济回报入手，调整到一定的合理性范围内。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广泛的情况下，劳动者在平台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也有着一定的价值。而这个价值该如何分配则深度地影响着劳动者的数据收益。当前互联网行业的部分运行模式将用户创造的数据转化成了平台独占的资本，想要保障强化劳动者的权益，最大的阻力是平台资本的根本利益冲突，所以在实践过程中要实现数据收益权的共享其实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明确数据贡献的劳动属性，为劳动者数据收益分配提供理论的正当性，从长远来看也需要宏观层面上相关的法规制度推动其的法治化；精神上，相关企业和社会可以多举行培养劳动者正确劳动价值观的活动，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与员工回报福利制度，相关劳动保障体系要坚守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6]。让劳动者身心愉悦地参与到劳动过程中，赋予劳动过程人文价值与意义。

4.3. 重塑劳动价值观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观重塑是一个从被技术管控转向用技术赋能的主动过程。其目标是构建一种在多个维度上让劳动者增强获得感与幸福感的新劳动观，让劳动者在技术浪潮中不仅保持竞争力，更能坚守住人的尊严、幸福感与主体性，最终实现技术为人服务，而非人被技术奴役。这一过程既需要教育

体系、企业组织与社会政策的系统性支持，也需劳动者发挥自主性，自觉调适劳动技能适配和劳动价值观。劳动者重塑劳动价值观的核心在于从被迫接受工具理性回归到主动创造价值理性，劳动者不能再仅仅将劳动视为谋生的手段，而是要将其与自身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及人生意义创造相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劳动过程异化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由多种因素所导致的，但要实现新时代的发展以及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们要及时地探寻其中的形成根源，并抓住其破解点，让技术能，而不是被技术奴役，在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进步的过程中也要加强对劳动过程的良性控制，从劳动过程中的多个元素入手协同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结果实现劳动的真正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50.
- [2] 刘林娟. 资本逻辑的当代转型及其矛盾本质[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 332.
- [3] 温旭. 人工智能资本化与智能劳动异化[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4, 46(10): 97-103.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54.
- [5] 何云峰, 王绍梁. “让劳动本身成为享受”何以可能[J]. 探索与争鸣, 2019(7): 66-73+158.
- [6] 张正光. 新时代劳动价值观跃迁的四重维度[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1(1): 52-61.